

## 第一章 野花也飘香

### 1

了妹只是下野地一个平常的女兵。下野地有五十个开荒队。每个开荒队都有一百个像了妹这样的女兵。了妹的故事，也是些平常的故事。每个像了妹一样的女兵都能说出一大堆。

因此，了妹能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角，没有更多的原因，只是因为在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们走在下野地的荒原上，恰好遇到了了妹从远处走过来，一直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这时的了妹正朝韩队长家走去。她去韩队长家却不是去找韩队长。在路上遇到了骑着马要去场部开会的韩队长。了妹问韩队长，娟子在不在家？韩队长说，在。了妹不再说什么，向着前边的一排土房子走。韩队长也不说什么，踢了一下马肚子，让马飞快跑起来。

韩队长是开荒队的队长，已经领着一群男女，开了许多荒

地了，他还想着要再多开些荒地。戈壁滩上的荒地多得很，只要有水，全能变成生长庄稼的田地。去场部开会，见到了场长，韩队长说起了修大渠的事。韩队长说，等到农闲了，集中全部劳力挖一条大渠，把古尔图河的雪水引过来。丁场长说，行啊。还说，过些日子，会有农大的学生分过来，到时候给开荒队也分一个，让他给帮助设计个水渠。

韩队长的老婆娟子和了妹是一年生的人，了妹只比娟子小三个月。两个人好得很，当姑娘时就好，这会儿，娟子的儿子满周岁了，两个人还好。隔个三五天，总要见上一面。

女人好，和男人好不太一样。男人好，一见面就是递烟抽端酒喝。女人好，见了面就是说话，关系越好，话越多。话要往多里说，就不能藏着掖着，就得心里有什么，全说出来。

娟子和了妹说话，不是光说话。娟子是边擀面条，边和了妹说话。

了妹爱吃面条。大食堂吃饭的人多，擀面条擀不及，也就从来不做面条，一天三顿全是蒸馍馍。了妹想吃面条了，就来到了娟子家。农场的人，只有结了婚，才能到司务长那里，把口粮打回来，自己做着吃。了妹没有结婚，了妹就不能自己在屋子里做饭吃。了妹还是单身，只能在大食堂开伙。

边擀面条，边说话。一点儿也不耽误事。

说什么呢。不用说大家也知道。看着自己结婚了，又有孩子了，娟子再看到了妹，就有点不好意思，好像两个人一起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甩下不管了。甩了别人的那个人，就会想做点什么，减少一些对不住的感觉。

了妹在一边往炉子里塞柴火。她想吃娟子擀的面条，可她不想听娟子说的话。因为娟子的话，说过好多遍了。并且说的好多话听起来，也有些不舒服。娟子总是说，这么大了，不能再拖了。再拖就老了。女人不能老，女人一老没有人看得上了。娟子还说不能太挑了。男人其实全一个样，只要心肠不太坏就行了。挑来挑去挑花了眼，到头来耽误的不是别人，耽误的是自己。

听娟子说，好像了妹已经老了似的。

了妹怎么老了。了妹今年才二十三岁。了妹的脸上眼角连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纹都没有。了妹正年轻着呢。一朵花正开得鲜美。

不管了妹喜欢不喜欢听，娟子会不停地说。说着说着，话还是话，却有点不像样子了。至少，了妹听着有点不舒服了。

娟子说了妹太挑了。

了妹不愿意了，说什么叫太挑了。和一个人要天天在一起，夜夜在一起，要一辈子在一起，不说别的，至少这个人，你要看着顺眼吧。挑个顺眼的，这不能算是太挑了吧。什么叫耽误了自己，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呆在一起，才真的是耽误自己呢。

和娟子争，还和娟子吵。争完了，吵完了，了妹还和娟子好，一点儿也不会生娟子的气。了妹懂事，知道娟子说这些话，是为了自己好。

再说了，和娟子擀的面条比起来，这些话带来一点不舒服，实在不算个什么。它一点也不影响了妹吃掉一大碗臊子面。细细的面条煮熟了，捞出来，用凉水过一遍，变得更加有了柔劲，再把用大葱豆角辣椒西红柿和鸡蛋炒出来的菜浇在上面，

那颜色那气味，让了妹真的想不出天下还有什么饭，会比娟子做的臊子面更好吃了。

老去吃娟子擀的面条，了妹就和韩队长混得很熟。在娟子家，了妹喊韩队长不喊队长，了妹喊韩队长喊韩大哥。韩队长从场部回来，正赶上臊子面做好，捧起一大碗就吃。边吃边对两个女人说，这个冬天闲不下来，要挖大渠。了妹说，我可不能挖，你答应过我，让我回老家探亲，看我妈。韩队长说，咱们这是部队，得服从命令。了妹说，啥部队，还不是天天种地。了妹和韩队长熟，说起话来也随便。听了妹这么说，韩队长说，多少次开大会讲了，你咋记不住。咱们是军垦战士，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娟子在一旁说，行了，行了，这是家里，不是开会，别给我们上课了。

## 2

大操场上有一口挂在树上的钟，早上值勤的排长把钟一敲，睡在屋子里的人就起床了。

只有一个人听不到这敲响的钟声。不是这个人的耳朵有毛病，是他离大操场上的钟太远。他想听也听不见。

听不见也得在那个时候起床。在他的门口有一只狗，这只狗一看到太阳从东边露出个半个脸，就会大叫。睡在木头屋子里的这个人被叫醒后，一样会马上穿衣服起床。

这个人叫老古。老古叫古石娃，这个名字是他爹妈给他起的。大家不喊他古石娃，全喊老古。

这个狗叫大黑。狗的名字是老古起的。老古看狗身上的

毛全是黑的，老古就喊狗大黑。大黑知道自己叫大黑，老古一喊大黑，大黑马上竖起耳朵，看着老古。

老古走出木屋，到一条从山上流下的小溪边去洗脸。水很清，像镜子一样，他没有镜子，他把溪水当镜子，用溪水洗完脸后，他还用溪水当镜子，把脸上的胡子剪短一些。没有那种带刀片的刮胡子用的刀，他只有把剪刀，可以用来剪别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剪胡子。胡子这个东西比草还厉害，几天不剪就会长满了脸。剪了剪胡子，怎么剪也剪不干净，看上去，老古的脸上总围着一圈黑胡子茬。

从溪边站起来，老古不会马上回到屋子里，他会站在那里，朝一个方向看一会。

背后是一座叫做天山的山，面前是一个盆地，叫准噶尔盆地，老古这会就站在盆子的边边上。

站在盆子边上，往盆子里看，不是看这个盆子有多大，有多深。他想看的是盆子里的一团绿。

其实也不是为了看绿。他身边也有草有树，全是绿的。他真正想看到的是那团绿里的一片土和砖砌成的房子，看那些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

可离得太远，既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人，就像是听不到敲响的钟声一样。

他只看到了从那绿色中升起的一缕炊烟。

那团升起了炊烟的地方，有一个名字，叫下野地。

下野地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农场。地方很古老，没有人知道已经存在多少年了。农场却很年轻，从创立那天算起，

也不过才几年时间。下野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片很大的荒野，也叫戈壁滩。这样的地方，新疆多得很。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的名字不一样。同样，下野地农场，也是平常的农场。此时和它一样的农场在天山的北边和南边，至少也有一百个。下野地的人，也和别的荒野上的人一样。全是兵。男兵打仗打到了这里，把仗打完了。国家说，你们种地吧。他们习惯了服从命令，这一回也一样。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一道命令，却是意味着要把尸骨永远埋在这里了。女兵没有打过仗，说是让她们当兵，却不会让她们打仗。尽管不打仗，却一样有献身有牺牲，只是表现出的方式不同罢了。谁要不信，就到下野地来看看吧。别的荒野上能看到的東西，在这里全能看到。

这会儿的下野地，正有好多人，男人女人全有，从一个个房子里走出来，他们肩上扛着各种各样的农具，走到了队部门口的大操场上。

在大操场上，早有一个人在等着这些人，这个人姓韩。大家全喊他韩队长。

大家走到韩队长跟前，在韩队长跟前排成了队。队也不乱排的。是按班按组排列的。

排好了队。韩队长会让各班班长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没有到。直到班长们挨个说，到了，全到了。韩队长才会开始说话。

话不多，可很重要。过去的一天里，有哪些人哪些事没有做好，韩队长会提出来批评，哪些人哪些事做得好的，韩队长会提出来表扬。同时，每个人在这一天要做什么，要做到什么

样才算做好了，韩队长会提出具体的任务和目标。

看不到，能想得到，不说明老古的想象力有什么了不起。

只能说明老古过去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想到的，全是他经历过的事。

这么一说，好像老古现在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谁要也是这么想，谁就是大错了。其实这会儿，老古虽然没有站在大操场上，可他还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些男人和女人，全是他的同志哥和同志妹。在队部的花名册上，他的名字也被墨水写在其中。编号是 156，一直是这个编号，没有变过。他还是韩队长的部下，他一切行动还是要听韩队长的指挥。

站在那里，看着坡下盆地里的一缕炊烟，他不但看到房子和人，他还听到了韩队长那有些嘶哑却是坚定有力的声音。

他听到了韩队长最后一句说，老古同志，你也该出发了。

老古不由得一个立正。差一点脱口喊出一个是字。

韩队长让他出发，不能不出发。

一匹雪青马已经站在门口，他把一副皮鞍具备到马身上。转身走进屋子。

再出来时，头上戴了一顶宽边的草帽，身上挎了一支不长的骑枪。腰间还有一把插在鞘里的刀子在晃荡。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要去打仗。

放在三年前，这个样子，一定是要去参加一场什么战斗。

可现在已经没有仗可打

没有仗打，老古也一样要带上枪。

一开始，谁都有些奇怪。可跟着老古看下去，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像韩队长站在一群人面前一样，老古站在一群羊的面前。

只是他不能像韩队长那样讲一堆话。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只是把羊圈的门打开。

像是水闸给打开了，羊群像潮水一样涌向草滩。

看到羊群走过来，蹲在灌木丛中的两只狼站了起来，兴奋的目光绿闪闪。

可只闪了一下，就没有绿光了。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它们看到了跟在羊群后的一匹马和一只狗。

马和狗倒不是野狼最怕的。马就不说了，说起来，狗是用来对付狼的，可狼是狗的祖先，狗的骨子里怕狼。要是身边没有人，狗见了狼，怕是连叫也不敢叫了。

要说怕，怕的还是那个戴着草帽的人。

如果这个人光是戴个草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狼吃人的故事多得很。

问题是狼看到了老古身上的枪。它正在太阳里闪动着光芒。

别看这个东西不大，没有腿也没有嘴，更没有利齿，但这可是个厉害的东西。

有多厉害，狼已经知道。这两只狼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兄弟姐妹死在它的轰响里了。

狼只能从远远地方看着羊群走过，没有一点办法。

老古的枪背在身上，十天半月也放不了一枪。可有它在

身上和没它在身上，可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包括他自己的感觉。

抗日战争，老古赶了个尾，解放战争，老古可是从头打过来。打得脸上让炮弹皮划了个大疤。打得得了好几块纪念章。可纪念章只能放在箱子里，平常没有人看得见，能看见的只是脸上的疤。

脸上的疤虽然光荣，可一点儿也不好看。猛一下看上去，好像在脸上爬了一条马蛇子，能把人吓一大跳。

### 3

放着羊，走在胡杨林里。

三个女人，来捡柴火。说着笑着，在胡杨林里走来走去。看到了老古。三个人一下子呆住了。

老古没见过她们，可老古知道她们是坡下的女人。上次韩队长来，给他说了，说队上来了好多的山东女人和湖南女人。

老古想给她们打个招呼。

老古嘴巴刚张开，还没发出声音。三个女人先开了口。

只是她们开口不是要向老古打招呼。她们开口发出的尖叫，比刀子还尖，一下子把头顶上的树叶子碰落了一片。

三个女人累得半死，跑到队部，向韩队长报告，说是遇到土匪了。

听说有土匪，韩队长马上带了人，背了枪，挎着刀，骑着马，向女人说的地方跑去。

跑去一看，没有见到土匪，只见到了老古。

说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老古和韩队长他们全笑了。

韩队长说，你要是把咱们的女娃子吓坏了，我可要找你算账。

听韩队长这么一说，老古还是笑。可心里却有点不是个滋味。

三个女兵中，其中就有娟子和了妹。这件事发生不久，韩队长就把娟子娶到了屋子里。

炊事班来了两个人，拿着韩队长写的条子。让老古给两只羊，说又来了一批女兵，明天队上要开欢迎会，开完会后要喝酒吃肉，庆祝庆祝。

两个人还带了话，说韩队长说的，老古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也去参加一下欢迎会。

老古知道韩队长的意思。韩队长想让老古也见见女人。老古一个人在山上放羊，很少能见到女人。

老古再古，也是个男人。没有男人不想看女人的。白天，黑夜，站着，躺着，醒着，睡着，都会想。老古一听说要杀羊，用来招待新来的女人，马上牵出了两只最肥最大的羊。一听说韩队长让他也去参加欢迎会，马上脸上就有了笑。

老古真的很想女人。

从箱子里找出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还把几个奖章也一块拿了出来，别到了衣服上。这里的男人，每个人都有那么几块。他们南征北战，没落下别的什么，除了几块伤疤，就是几块铜牌子了。所以他们就比较看重，遇到有什么要露脸的场合，就会全戴在胸前。

拿起那把什么都能剪的剪子，走到溪水边。

就是在剪胡子时，老古的想法变了。

从溪水这面镜子里，老古看到了自己的脸。想起了韩队长在胡杨林里说他的话。那句话说起来是开玩笑的。可细想起来，也不全是玩笑的意思。

老古坐在坡上，坐在盆子边上，往盆子里看。

什么也看不到。

可老古的眼前还是出现了一群活泼青春的女人。

两天后，韩队长骑着马到坡上来。

韩队长问老古那天咋没有回队上参加欢迎会。

老古笑着说，我怕把那些女娃子吓着了。

韩队长说，没想到你还挺会心疼人啊。

韩队长给老古带来了茶叶和莫合烟。老古和韩队长一块打过好多次仗，在攻打兰州城时，和马匪展开白刃战。一个敌人从背后用刺刀捅向韩队长，让老古看见了，老古先了一步冲上去，把那个敌人杀死了。

坐在老古的小木屋里，喝着奶茶，抽着伊犁出的莫合烟，两个男人说了好多话。

说的几乎全是坡下那些新来的女人。

韩队长说，你该有老婆了。

韩队长把老古没有完全当部下，而是当兄弟。他知道兄弟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作为兄弟，他很想给老古帮个忙。那就是早点找个老婆。

日子像刮风一样，一阵天昏地暗后，一年就过去了。

好多和韩队长一块打过仗的男人有老婆了。

只是老古还没有老婆。

还是一个人在坡上，和一只狗一群羊一起过着日子。

不能说韩队长没帮老古的忙。

韩队长至少让老古见了十个年轻的女人。

老古见一个，同意一个。老古说，只要女人没啥意见。我就没啥意见。

可这些女人见了老古后，没有一个没意见。意见全是一个，说老古长得太可怕了。和这样的人天天睡在一起，肯定会不断地做恶梦。

韩队长生气了，把桌子拍得裂了一条缝。

把其中一个女人吓住了。不再说那个不字。

韩队长让女人去对老古说，说她愿意嫁给他。

女人去了。见了老古，说你娶了我吧。

一听女人这样说，老古笑了。

老古笑了，女人却哭了。

问女人为什么哭。

女人说了为什么哭。

老古不再说什么，把女人又送回到她的房子。

把女人送回了房子，老古去见韩队长。

老古说人家心里不愿意硬一起过也过不好。

韩队长说什么不愿意女人全是一个样开始都不愿意，到了后来全愿意你真娶了她她就不会不愿意了。

那天，韩队长不让老古回坡上，让老古去他家吃饭。

回到家，韩队长让娟子先炒几个菜，吃饭前，他要和老古喝几杯。

喝了几杯酒。

韩队长说话就一点不像队长了。

韩队长说搞对象要像打仗一样，得有胆子。该冲时得冲，该杀时一点也不能手软。

老古说女人又不是敌人。

韩队长说 那一阵子 就得把女人当敌人。

老古说，这不是犯错误吗？

韩队长说 这要看是谁了 你干 就不是错误。

老古说 我不敢。

韩队长说，战场上你像一只虎，情场上，你怎么成了一只羊，让你放羊，可没有让你变成一只羊啊。

韩队长说 有我在 你什么也别怕。

老古不说话了。

过了几天，韩队长把老古喊到了坡下。喊进了队部。喊进了他的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只有韩队长一个人。

老古问韩队长有什么事。

韩队长说还有什么事，你现在除了一件事外，还有什么事。

韩队长打开通向里边一间房子的门。

韩队长向老古使了个眼色。

韩队长说，就看你的了。

说完 韩队长走出队部 把门拉上了。

老古走进里屋。看到小床上坐着一个细眼细眉的姑娘。

老古回过头看到关上的门，看到了紧闭的窗子。墙是土墙 很厚 把里边和外边完全隔绝了起来。

老古马上想起了男人常在一起说的故事。不是那种瞎编的故事，全是真人真事。每个故事的过程和结局都差不多。

女人说不行。

男人不说话。男人尽管放开了去做女人说不行的事。

男人做完了，女人也不说不行了。

再后来，女人就随男人安排了。

老古不但知道这些，还知道怎么做。老古看着那个弱弱的小姑娘，知道要做什么，很容易就做到了。

韩队长在营地里转了一大圈。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又转回到了队部。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一推，门开了。看到老古正坐在凳子上抽莫合烟。

一看老古的表情，韩队长就知道他这回又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韩队长又推开里间的门，看到里边也没有了人。床铺和他离开时一样，整整齐齐的。

韩队长问老古，咋回事？

老古说，我让她走了。

韩队长问，咋让走了。

老古说，她哭着求我，让她走。

韩队长说，你不是个男人。

老古说 没办法 我下不了手 我的腿软 手也软。

韩队长说 老古啊 老古 你可真够古的啊。真是这样 我也没办法了。

从那天以后，韩队长对老古，别的方面还和过去一样，只是有一样不再像过去了，韩队长不再和老古谈女人，也不给老古介绍对象了。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娶到老婆的男人，也不只是老古一个。同样，也有一些女人还没有嫁出去。有关爱情的婚姻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着。

## 4

还没有嫁出去的女人中，有了妹。

了妹是小名。有大名，叫陈了妹。了妹的娘连着生了四个孩子全是女的，生到了妹时，还是个女的。了妹的爹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在妹字的前面，加了个了字，意思是到此打住吧，再也别给我生女的了。

了妹是个女的，可家里没有把她当女孩子养，随着她在天地间野，到了山上敢爬树掏鸟窝，下到河里能捉鱼。人没有长成男孩子的样子，性格倒爽得像个小子。

新疆到山东招女兵。家里一堆女娃子，父母正愁。了妹说要走，不但不拦，还送到了政府门口报名。搞得父母也跟着她一块披彩戴花，风光得不行。

了妹一直没嫁，不是了妹长得不好。了妹这女人，猛一看，没多好看。可看久了，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不但没毛病，还会觉得这个女人其实还挺好看。也就是说，了妹的好看，一下子看不出来，要看一阵子才能看出来。

和别的女人一样，了妹在下野地一出现，就有人追。

追了妹的男人叫柴杆子。

也是当兵的，一当兵就参加了八路军。立过不少功，都说他是英雄，他也把自己当英雄。到了了妹跟前还要当英雄。坐在了了妹的床上，大讲自己的战斗故事，讲得嘴角往外翻白沫子。

还边讲边抽烟，烟灰落到了干净的床单上。柴杆子一走，了妹就把床单从床上拿下来洗。

这么来了几次，柴杆子说他看了妹还不错，问了妹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五一劳动节行不行。了妹听了笑起来。柴杆子还以为了妹是听说要娶她高兴了。马上说那咱们明天去场部把结婚证领回来。

了妹不再笑了。

了妹说我不会做饭也不会做衣服我当不了一个好老婆，你还是找别的女人当老婆吧。

柴杆子说没事没事，那些活学一学就会了。

了妹说可我一点不想学，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柴杆子说，我就看上你了。

了妹没有把这个事当回事 想着这么一说 柴杆子就会不再来找她了。谈对象这个事，讲的就是你愿意我也愿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了妹知道，柴杆子也知道。

可柴杆子听了了妹的话后，就想不起他知道的那个道理了。明白了了妹并不想嫁给他后，他恼了。恼得很厉害。

柴杆子玩了一手别人没有的绝活，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五把和手掌一样长短的小刀子，他能让这些小刀子在指头肚上跳舞。他还可以让这些刀子像子弹一样飞出，却没有一点声息。这一招让他多次在偷袭敌人阵营时发挥作用。他用这些小刀子杀死的敌人要是算起来，怕是过了三十这个数字了。

他把了妹逼到屋子的土墙上，问了妹到底嫁不嫁给他。了妹说不嫁。柴杆子说你真不嫁。了妹说不嫁。柴杆子把五把刀子拿出来，放到手指上，它们像小精灵一样蹦来跳去。刀锋光亮闪来闪去。了妹看着那些刀子对柴杆子说我不会嫁给你的。

柴杆子后退了几步，不是打算离开，只是想给手中的五把刀子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

一把刀子从手中飞了出去。贴着了妹头皮，碰到了了妹的头发，一缕被刀子削断的头发，同刀子一起扎进了墙里。

了妹没有动 贴着墙站着 看着柴杆子。

几乎是在同时，又有二把刀子飞出。脸的两边各飞来一把，了妹的耳朵听到了刀子掠过的风声。刀尖扎到了墙里后，了妹的脸稍稍一动，就碰到了冰凉的刀身。

了妹还是没有动。还是贴着墙站着，只是她不再去看柴杆子。她把目光投向了窗子外面。一群黑色的燕子在上上下下翻飞着。

还有两把刀子，柴杆子没有再让它们飞出。因为它们已经不好意思再飞出来了。这些刀子想干什么，还从来没有干